

# 近70万美元奖金都给家乡做好事

## 捐建小学成了肥城最好小学之一,还在母校山大设了奖学金

3月19日,记者来到曲格平在北京的家中。当天上午的北京是中轻度雾霾,阳光并不浓烈,零零星星洒进屋内,落在客厅内靠近阳台的两排书架上。曲格平家中摆设很简单,最多的就是书。

在采访的前一天,曲格平因为身体不好,在医院做检查,他接到记者电话后,很激动:“我这身体,即使拒绝别的客人,也不能拒绝我老乡啊。”



肥城市桃源镇晒书城小学电脑教室建成后,曲格平前来察看。(资料片)

本报深度记者 郑雷 见习记者 张红光

### 为家乡的79棵树求情

曲格平听说要砍家乡的老树,给当时的市委县委打电话求情,最后柏树还是被砍光了。之后一想起这些古树,他都会掉眼泪。

1930年,曲格平出生在如今的山东省肥城市桃源镇东里村。家境贫寒,曲先生是兄弟姐妹六人中唯一上过学的。这里是孔孟之乡,所以他从小就信奉讲信义、待人忠厚,小时候自家吃不上饭,村里人接济一点,也是经常的事情。

东里村挨着北山,山上有古代修建的山寨,在年轻的曲格平看来,寨墙像八达岭长城一样雄伟;山寨中央的山峰上,有座香烟缭绕的

玉皇阁庙,山寨南坡下,有汉代柏树林,其间有座孔子庙,叫做晒书城。传说当年孔子路过山下时遇雨湿了书,在那里晒过书。

小时候的曲格平经常和伙伴们在柏树后面捉迷藏,整天在庙里玩,这里存下了老人的美好童年记忆。

3月19日,在北京的家中,曲格平向记者回忆起这些时,仿佛有说不完的话。

不过,回忆也有痛苦的时候,晒书城的汉代柏树一

共有79棵,在其他地方,曲格平都没有见过这么雄伟的柏树林。上世纪80年代,附近修铁路,相关方面要砍柏树做枕木。曲格平听说了,给当时的市委县委打电话求情,最后柏树还是被砍光了。

后来有专家告诉他,柏树不适合做枕木。他回答,就算不做枕木,遇见其他的事情,这些树也会被砍光。之后一想起这些古树,他都会掉眼泪。

### “当了大官”,给村里建了一所学校

给家乡修完小学征求意见时,镇里建议叫“曲格平小学”。曲格平说,如果叫这个名字,我可就不出钱建学校了。

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因为对环境保护做出贡献,曲格平得了很多奖,其中几个国际奖项的奖金一共有70万美元。为家乡做贡献的机会来了。

当时有人劝他,拿这些钱买点房子,一万美元,就能在北京买个很阔气的宅院。他回答,我不能自己花这个钱,我想做公益。

他问村子里,你们需要我做点什么事?村里乡亲讨论了很久,回答说,你当了大

官给建个图书室吧,十平方米就行,最好能二十平方米。

曲格平找到了北京一所设计院的朋友,设计了600平方米的图书室,想放到村里的学校里。

村里和镇上的干部都很为难,学校太小,放不下这么大的图书室。跟曲格平商量时,曲格平说,那就正好把村里的旧学校扩建一下,把图书室放里面。

最后,镇上征求他的意见,说镇上要建一所中心小

学。能不能把这所中心小学建到东里村,就在晒书城前面,由他来解决资金,小学和图书馆一起建了。

听到这个建议,曲格平在电话另一头高兴地跳了起来。2009年,先建立的图书室和后建立的小学全部完工。当初征求小学名字时,镇里建议叫“曲格平小学”。曲格平说,如果叫这个名字,我可就不出钱建学校了。最后学校定名“晒书城小学”。

### 朋友说“原来你不是贪官”

一位老朋友吃饭时问他,你工资还没我高,哪里来的钱建学校呢?曲格平把资金来源跟他讲了,老朋友开心大笑,说原来你不是个贪官。

在学校建成典礼上,曲格平特别感谢乡亲们对于建学校的帮助。需要征地建学校时,村里人说随便怎么划都行,因为是我们自己的孩子去上学,这是天大的好事。

为了建设晒书城小学,大部分投入基金会的国际奖金花完了,曲格平又从家里拿钱投进去,再去四处求人拉赞助。

谈起晒书城小学,曲老先生一直用较快的语速,84岁的老人兴奋得像个孩子。

他很得意地告诉齐鲁晚报记者,晒书城小学投入使用后,自己要求要配备电脑教学。配备了60台电脑的晒书城小学,也成了肥城第一所计算机课的学校。如今晒书城小学,是肥城最好的小学之一。

曲格平曾利用联合国环境大奖的10万美元奖金,推动成立了中华环保基金会,随后成立曲格平奖学金。

曲格平告诉我们,有一次,他和一位副总理级老朋友吃饭时,对方问,你工资还没我高,哪里来的钱建学校呢?

曲格平把资金来源跟他讲了,老朋友开心大笑,说,我的担心总算没有了,原来你不是个贪官。

(上接A04版)

“2050年达到西方治理水平,就不错了”

齐鲁晚报:2013年9月,国务院出台了《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》,有人把它称为中国治理大气污染的第一个“五年规划”,您怎么看?

曲格平:以国务院的名义出台治理大气污染的行动计划,在新中国环保史上来说应该是第一次。这足以看出中央解决大气污染问题的决心。这个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,确立的具体目标是到2017年,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可吸入颗粒物浓度比2012年下降10%以上,优良天数逐年提高。

齐鲁晚报:这五年是不是很关键?

曲格平:这是迈出的第一步,很关键。这一步我们要是迈不出去或迈不好,这就意味着中国治理环境和雾霾没什么希望了。

齐鲁晚报:实现这个目标,难度大不大?

曲格平:有一些不同的声音,说这个目标定得有点低了,我反驳说,就现在而言,其实已经是很高了,到时能完成这个目标,已经相当不错了。

齐鲁晚报:抛开这些数字,要是通俗点说话,要让老百姓天天能看到蓝天白云,得等到什么时候?

曲格平:完成2017年的目标,只是我们环境治理迈出的第一步,是非常重要的基础。

在这个基础上再过5年,也就是到2022年,可能会好一些,在这个时候,随着技术的进步和新设备的更新换代,一些企业的污染会明显减少,甚至污染物的曲线有可能会减缓或者下降。

再过5年,到2027年,不过基本把希望定位在2030年,环境保护会看到成效,污染严重的企业或者行业会得到有效遏制,环境保护会向更好的方向转变。

再过10年,到2040年,可能会出现一个比较好的局面。就算到2050年,要是能达到西方治理环境的水平,那也是相当不错的,中国太复杂了。

“治雾霾不是拖经济后腿,而是机遇”

齐鲁晚报:有种说法,说中国要想根治雾霾,必须经济发展倒退几个点,您怎么看?

曲格平:有些人有这个担忧,但我认为,提出这些问题的,一般都是执政的领导者。其实我们现在有这个能力,并且投入不需要那么大。有经济学家计算过,对于东部经济发达地区而言,环保投入占到GDP的5%,都几乎不会有负面影响,所以我认为,根治雾霾不会拖经济的后腿。

齐鲁晚报:那您认为,当下的环保投入多少比较合适?

曲格平:专家计算过,就当下的情况,要完成国务院制定的大气污染防治计划的目标,现在应该投入GDP的2%-2.5%,低于GDP的2%是不可能完成2017年目标的。这些都是公开科学计算出来的。但实际情况是,现在地方环保投入一般只占GDP的1.5%左右,高一些的能占到2%,但几乎很少。

齐鲁晚报:也就是说,您认为治理雾霾不会影响经济发展。

曲格平:我倒是认为,治理雾霾恰恰是对于中国经济转型的一大机遇。现在,环境污染这么严重,过去落后、陈旧的生产设备,高消耗、低产能、高污染的粗放生产方式,早已不适合现在经济发展的要求。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,我们现在应该把高消耗、落后的生产设备逐步淘汰掉,为低效能、高产出、低污染的新技术、新设备腾出空间。

解决雾霾是需要一个过程,根本不是一两天的事,而是一项长期的任务,治理环境,告别雾霾,任重而道远。但不管怎样,碧水蓝天,我们一定要实现。